

谈谈现代汉语声调教学

[美国] 杜秦还

学过一点中文的人都会知道：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有四声与轻声之别，二者往往对字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大人 dàrén”与“打人 dǎrén”中的第一个字“大”和“打”同样都发“da”的音，但由于声调不同，意义则有天壤之别；“大方 dàfāng”与“大方 dàfang”中的“方”则由于轻重音的不同，其意义也迥然有别。窥豹一斑，足见声调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因而，如何掌握好声调，就不能不成为汉语口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对非汉语使用地区的人，声调始终是学习语音的一个难题。一般说来，学习四声时的主要问题是：对声调的确切音高无明确概念，特别是对善变的上声^①及应用甚广的轻声，则更感到难以驾驭。由于声调是构成节音的必不可少的成分，因而如何使学习者更好、更快地辨别声调的变化和掌握发准声调的要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笔者在引导学生发好声、韵母和基本声调的同时，加强了对三声和轻声的训练，不少学习者对此感到颇有收益。为了使更多的人在学说现代汉语时少走弯路，本文将就自己在探讨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声调教学中的一些粗浅体会提出来，供教授、学习与使用现代汉语者参考。

一、声调学习概况

“声调”这一术语，是由赵元任先生提出来的^②。赵认为：声

调是“利用嗓音的高低的音位来辨别字的异同。”^③而王力先生在其《汉语音韵》一书中则认为：声调是“由元音的升降和音长的总合形成的。”笔者感到后一种说法更为确切。一般说来，在学习声调时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情况：

1. 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者。由于他们自幼对声调口耳相传，习以为常，故而很少感到有必要对不同声调的实际音调、音值^④及其变化等现象加以深究；

2. 以各种不同的汉语方言为母语的人，在学说普通话时，则难免有南腔北调之患；

3. 以非汉语为母语者，由于语言体系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对声调的掌握和运用自然会更感困难。其中，除少量对语音具有较强的模仿能力者外，对声调普遍感到复杂多变、无所适从。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虽不止一种，但对字音在变调后的确切音调缺乏足够的认识，却不能不是一大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对三声和轻声，则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

尽管现代汉语的音调具有高、低、抑、扬这一现象，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如何才能准确地掌握其音调调值，却并无十分具体、明确的法则。直至赵元任先生于1930年对现代汉语的四个声调作出了类似音乐性的分析^⑤，方使声调学习有规律可循。不言而喻，赵先生的这一创举，是对声调研究的一大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使无以数计的从事语言工作和学习的人得益匪浅。由于这种方法对现代汉语的相对音高和音值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因而使人感到明确形象、易于掌握；特别是对那些听觉敏锐的人，更有立竿见影之效；即使是对听觉方面欠灵敏的人，只要在正确的指导下，按此法耐心体会，其运用声调的能力也必然会大为提高。然而，即使如此，变调与轻声仍旧是学好汉语声调的一大障碍。

由于汉语字调的特殊性,某些字音在接连发出时,会相互影响而导致音调的改变,因而不少人将其称为连读变调。普通话中以上声和“一、七、八、不”变化较明显。鉴于上声与“一、七、八、不”的一般变调规则在许多有关著作或教科书里均有较详尽的论述,本文将仅就被忽视或被误解的三声和轻声在与其它字音连读变调时的某些特殊音变加以研讨。

二、三声的变调

三声是现代汉语中变化最多的一个特殊声调。关于它的一些明显变化,在大多数有关著作或某些教科书中都有所论及。例如:三声在三声前变为二声。查理斯·霍克特先生则将其称为升三声^⑥,如:“你好nǐhǎo”、“导演dǎoyǎn”等;在一、二、四声和轻声前,则只能保持其下降部分,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半三声。由于21之间跨度极小,笔者为使学习者感到形象易懂,而将其称为低降调,如:“许多(xǔduō)”、“虎头(hǔtóu)”、“等候děnghòu”、“眼睛yǎnjīng”等。对于这些变化,笔者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当三声在结尾或单独使用时,是否真会保持其原214声调呢?粗略的说法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仍然保持其214原降升调。如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入门》;诺尔曼先生的《中文》以及李扶乾先生的《现代汉语语音》等。然而,任何人只要对现代汉语的声调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善于说普通话的人在使用三声时拖上一条长而上升的尾音。事实证明,三声很难保持其所谓的原214的降升调。虽说诺尔曼先生认为三声是现代汉语中音值最长的声调,然而,正由于三声原声调的非直线性及冗长性,使其很难在使用时保持原状,即使是在末尾或单独使用时也不例外。一般说来,在现代汉语的自然语流中,由于时值的限度,任何单音节,一经下降,则上升的趋势自然会变得很微弱,比如:我们将“好hǎo”或“你真好nǐzhēnhǎo”中的“好hǎo”,按其214降升调来读,无疑令人感到极不自然。可见,即使是在这两种情况下,

三声的实际音调亦很难达到214降升调，而仍是以21低降调居多。只有当表示强调时才或许会用原调。也就是说，三声在具体应用时有三种不同的音调，其中最常出现者是在一、二、四声及轻声前的21低降调；其次是在三声前的中升调；而在结尾或单独出现时，一般仍以低降或低降略升为主，只有在某种特殊强调的场合下才可能出现三声。由于三声大多发低降调，因而它非但不是声调中的最长者，在通常情况下，反而成了最短者。然而，由于人们往往对几乎有名无实的原三声过分强调，而对普遍使用的21半三声或35升三声却很少留意，无怪原三声的长尾巴总是在字里行间作祟。总之，对三声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语音的准确性，而如何使学习者尽快避免使用这条无用的长尾音，则成为笔者帮助学生改进发音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点尽管有关的语音研究论著已谈论得不少，但如何运用到教学中去，仍然值得提出。

三、轻声

另一个使人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则是轻声。轻声顾名思义是声音轻微之意。然而，轻声虽轻，却有改变字义或词性的作用。如：“老子lǎozǐ”和“老子lǎozi”中同样是“子”字，但前一个“子”系重读，意为对古代博学者尊称；而后者系轻声，是现代汉语常用名词词尾之一，并无实际意义。现实中，除北方人或对普通话发音较纯熟者外，中国人忽视轻声的现象相当普遍。很多人在说普通话时，甚至根本不用轻声，或者轻重颠倒，如江浙、两湖、两广、西南、江西、台湾等地的人，大多把“鼻子bǐzi”说成“鼻紫bǐzi”；把“糊涂hútu”说成“胡涂hútú”或把“甚么哟 shénmeyō”说成“神磨药 shénmóyào”等，不一而足。以其它语种为母语的人，则更会为轻声无音调的定义所迷惑，而将“指头zhǐtōu”说成“zhǐtōu”，“哥哥gēge”说成“个个gègè”等。可见轻声并非没有高低。由于轻声不易掌握，因而在运用轻声时，若将其置于不当的音高，便难

以说出纯正的普通话来。那么,轻声的音高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力先生在其《现代汉语音韵》中认为:“轻声是轻读的、音高比较模糊的一种调子。”而在李扶乾先生的《汉语语音》中则有“声调是音高决定的,轻声主要是音强决定的”之说。笔者感到这些论点虽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却欠明确、全面。这是由于轻声的具体音高主要取决于前面字音的音调,因而不同字音后的轻声会具有不同的音调。例如:在“婆婆pópo”“妈妈māma”中,由于其中第一个字音是高音调或趋向高音,因而与其紧密相关的第二个短促而轻微的字音,便不可能居于高音位或一跃而降到低音调,而自然变成了中降调,即大约由第三度开始而很快降至第二度;反之,在“姐姐jiějie”中,由于前一字起音较低,且很快降至最低音,为保持音调的平衡,其后面的轻声大约较最低音要高两度左右,即第三度处;而在“爸爸bàba”中,由于前字由最高音急速降至最低音,使其后之轻声无暇升高,因而此时的轻声亦在第一度,甚至更低。可见轻声确有中低轻、中轻、低轻之别。学习者若能对这些区别有所认识,发音自会日益准确。

四、其它

除三声与轻声外,在学习运用声调时,还存在着一些其它问题,具体为:发一声时常下降而与四声或半三声相混,如将“他们tāmen”说成“踏门tàmen”或将“拖鞋tuōxié”说成“妥协tuōxié”等;发二声时起点过高、结尾过低而使其近似一声,如将“锄子zhúzi”说成“zhūzi”等;发四声时起点欠高、终点欠低而近似一声,有时甚至会完全反其道而成二声。如将“苋菜xiàncài”说成“咸菜xiáncài”等。克服这种现象的办法之一是:将声调的正确音调放慢、拖长加以吟咏,并以手势按图索骥,对声调的高低起伏加以指示,以便使学习者明确地体会到该声调的确切音高。如不少人将“妈妈māma”读成“骂骂màma”,一般纠正数次往往仍不见效,若采取慢咏兼指挥的方式,则可立即奏效。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不仅有阴、阳、上、去四个声调，还有21半三声以及中低轻、中轻及低轻等轻声之别，也就是说普通话至少有五个实用音调，三种实用轻声。这种分法乍听起来似乎过分复杂，然而，实践证明，学习者反会因此而对普通话的声调感到更为准确明了，切实可行。为便于使用，特将学习声调要领以口诀方式归纳如下：

一声高且平，二声升到顶；
三声常低降，四声速高降；
轻声有高低，定会稳而准。

以上是自己从教多年来，在探讨和教授现代汉语声调时的一些未必成熟的亲身体会，提出来除供学习者参考外，更切盼师长、同行们不吝指正。

附 注

- ①上声即三声。其中之“上”音shǎng，与“赏”字同音。
- ②见Jerry.Norman的《Chinese》第145页倒数第三行。
- ③见赵元任的《语言问题》第三行。
- ④李扶乾等人认为，在汉语中，音值是声音的相对音高，而笔者却认为音值是声音所持续的时值，而音调是声音的相对音高。
- ⑤赵元任将汉语的声调按类似音乐中之五线谱记谱法来确定其相对音高。几乎所有有关现代汉语的著述或教材中均有大同小异的图解，此处不再赘述。
- ⑥见Norman之《Chinese》一书倒数第十六行。

参考书目

一、中文：

- ①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 ②王力：《汉语音韵》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4年
- ③李扶乾：《现代汉语语音》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④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香港 中华书局 1982年
- ⑤吴景荣、王佐良：《汉英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

二、英文:

①Jerry Norman,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Yuan Ren Chao,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③Yuan Ren Chao,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
Press 1968

④R.H.Mathews, Mathew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aipei 1971

⑤Dr.L.Wieger, S.J., Chinese Characters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New York 1986

【责任编辑: 王正刚】

语用学第二届全国研讨会 在山东济南举行

语用学第二届全国研讨会于1991年11月11日至14日在济南山东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美国、比利时等国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0余篇,中心议题有:语用学的体系、语境的功能、自然语言的理解、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理论、语言信息处理、语用学与对外汉语教学、语用学与外语教学、词汇学的语用研究、语用学的发展及展望等方面的问题。会议商定,第三届语用学全国研讨会将在山西师范大学(山西临汾市)举行。

(Ch. J. y)